

谁会接盘？



恒康医疗2018年年报财务数据十分惨淡：公司营业收入为38.38亿元，同比增长12.92%；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-14.18亿元，同比暴跌799.09%。

与此同时，负债率大幅攀升，年报显示，2016年至2018年，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30.28%、57.60%、67.37%，近三年负债比例大幅提高；流动比率分别为1.73、0.84、0.77，流动性不断降低。

更为严重的是，现金流量净额为-5.51亿元，同比下降118.29%；财务费用为5.25亿元，同比增长218.40%。计提资产减值损失7.98亿元，同比增加790.78%，其中主要为坏账损失3.4亿元、商誉减值损失2.51亿元、存货跌价损失1.76亿元。

恒康医疗今日之落魄与2013年阚文彬开启的疯狂扩张模式不无关系。由阚文彬控股恒康医疗相继收购将四川邛崃福利医院、大连辽渔医院、赣西医院、瓦房店第三医院、盱眙医院、广安福源医院、崇州二医院等纳入麾下。

与此同时，阚文彬还推动西部资源跨界并购，相继发起了对恒通客车、交通租赁担

保等7家公司收购，耗资近20亿元。

截至4月25日，阙文彬所持恒康医疗股权质押率高达99.57%，所持恒康医疗全部股份被冻结或轮候冻结。截至2018年10月30日，四川恒康对西部资源所进行的股权质押率也达到60.10%。

公开报道显示，从2012年起，阙文彬将其名下恒康医疗的股权质押次数约七十余次，相当于平均每个月进行一次股权质押。而因频发质押股权，2017年前恒康债务危机便已爆发。

阙文彬的债务缺口有多大，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数字。但据恒康医疗此前披露，阙文彬、何晓

兰夫妇以及恒康发展质押恒

康医疗股份所形成的债务及民生信托债务之本金便达到50亿元。

据时代周报报道，上海一家大型公募的医药分析师张亮认为，恒康向医疗转型的步子迈得太急太大。药品板块区区几千万元的年利润很难支撑起如此频繁的资产收购。收进来的资产如果不能快速产生效益，对资金链是大考验。

时间财经注意到，恒康医疗收购的医院参差不齐，其中有一些非营利性医院，此前的盈利状态很差甚至是亏损的，导致业绩承诺无法实现。据了解，恒康医疗采取反售形式，迅速将业绩不达标的德阳美好与邛崃医院剥离。

宋清辉表示，并购标的鱼龙混杂、参差不齐，直接会导致商誉减值。

“恒康系”大举扩张必然需要大量资金，资金从哪里来？据报道，对于阙文彬来说，减持套现和股权质押，是其主要融资手段。据媒体统计，自2011年末开始，四川恒康多次减持西部资源，持股比例从50.5%降至40.42%，累计套现约11.17亿元，为了达高位减持恒康医疗的目的，阙文彬曾因非法操纵股价被证监会处罚。

另外，近几年“恒康系”的另一家上市公司西部资源业绩持续低迷。2013-2017年，公司扣非净利润分别为-0.56亿元、-0.11亿元、-2.16亿元、-3.11亿元、-2.44亿元，持续五年亏损。据最新业绩公告显示，西部资源2018年扣非净利润预计为-2.44亿元，或将成为持续亏损的第6年。

债务压力同样压顶，资产负债率连续三年超过70%。截至2018年一季度末，西部资源的资产负债率已高达80.69%。其信用等级已被联合评级下调至“A+”。

时过境迁，恒康系对西部资源控制似乎也将落下帷幕。西部资源表示，如果拍卖完

成，四川恒康将持有上市公司股份13029万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19.68%，若其实际买受人非同一主体或非一致行动人，则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会发生变化；若其实际买受人为同一主体或一致行动人，则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可能将发生变化。

### 独一味起家

据悉，阙文彬于1963年8月出生，阙文彬曾被称为“低调的富豪”。阙文彬做销售出身，早年曾在成都一家药厂从销售员做到厂长。1996年，其与妻子何晓兰自立门户，一起成立了四川恒康发展公司。